

论萨拉米司海战胜利的原因

陈 勇

萨拉米司海战一举消除了波斯对希腊的威胁,史学界公认它是“世界上第一次由于海上作战而影响了历史进程”^①。但是,世界总是充满矛盾:那些最为人所熟知的事物常常令人对它不加思索,使一些貌似天经地义的错误说法得以流传下来。例如国内乃至国外一般书籍在提到希腊人胜利的关键原因时,总是称由于他们“船小而灵活,而波斯舰队则船身庞大”等。本文试图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纠正错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一)双方的实力和战前的态势

波斯对希腊的侵略,是历史上建立世界大帝国的第一次尝试。公元前492年摩多牛斯的远征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因为当其“进军到马其顿的时候,他们(希腊人)还不想作战”^②。但由于时间太晚,已入深秋^③,舰队在阿陀斯角被风暴摧毁大半。著名的马拉松之战,则只是一次对敢于公然冒犯帝国者的惩罚性远征。规模最大,最关键的是公元前480年薛西斯的亲征。

面对波斯威胁,希腊人组成了以斯巴达为首的同盟,但并没有如我们想象的那种同仇敌忾、精诚团结:北部希腊早已打定投降主意;中希腊仅有雅典等少数城邦决心抵抗;而联军主力——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诸国,只把目光放在扼守科林斯地峡,保卫自己的半岛上。于是,北部门户腾波谷不战而弃;中部天险温泉关也因观望犹豫(斯巴达只派国王李奥尼达和其卫队300人),守军不满一万,无力保护侧翼,而被迂回占领。波斯于是乘势下雅典,进抵科林斯地峡。陆军的失败,使希腊得救的希望转到海上。

海军的重要,还在波斯庞大的军队补给只能依靠海上。关于波斯人的兵力,希罗多德的说法近于天文数字:陆军170余万,加海军、后勤共达528万多,无疑偏高。但现代史家的趋势却是越估越少(最少者仅有10余万)。我认为总不至于少到与它的海军规模不相称。

必须承认,希罗多德生长在航海发达的海滨城市哈利卡尔那索斯^④,对他熟悉的海军记载是比较准确的:首先,他记载波斯方面有三层战舰1207艘,这个数字也被海战的亲身参加者埃斯库罗斯所采用(虽然细节不同,后者认为除100只战船外还有207只快船)。值得注意的是,希罗多德在分别列举帝国各地区所出船只数目后(共1277艘),又说总数是1207艘,说明这应是一条有权威的材料,以至于作者宁肯让自己作品出现明显的矛盾;其次,后面将可以看到,他提供的希腊船只数量也基本可以得到证实。远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就有参战船舶一览表,可见希腊人有编制这种文件的传统,看来在希波战争后,有类似的记载,以垂千古。

由波斯的海军力量(每只三层舰上有兵员大约200人,另有运输和辅助船只3000,整个舰队当在20万人以上),可以推知海陆全军应在50万以上,真是空前规模的军事行动。除了内部的

种种矛盾外,波斯人面临的两大敌人是“风暴和饥馑”。大军经过的色雷斯、马其顿地区人烟稀少,粮食缺乏,“饿得死千军万马”^⑤。希腊本土也以多山、贫瘠,陆上交通塞闭著称。所以补给全靠海上,制海权成为成败的关键。

在温泉关陆战的同时,希腊海军扼守埃乌里波斯海峡,掩护温泉关后路,这是双方第一次海上较量,也是萨拉米司海战的前奏,从中各自取得的经验深刻影响到萨拉米司海战。

风暴是波斯海军的大敌,却是希腊人“极为有力的联盟者”^⑥。当时船舶需时时拖上海岸,冲洗、晒干,否则易于腐烂。风暴袭来时更需将其拖上岸来,垒石头加固。而当时的三层舰,为改进机动力和速度被牺牲了适海性^⑦,这种狭长的军舰比圆形的普通商船更容易被风暴摧毁。但波斯人因舰只太多,没有港口能妥善停泊,一连三天的盛夏狂风暴雨,使其损失战舰不下400只,辅助和运输船“不计其数”。海上风暴带来的灾难提醒波斯人应尽快结束战争,于是他们派出腓尼基舰只200艘迂回斯库亚斯岛,企图对希腊舰队前后夹击,一网打尽,但又遇风暴,几乎全军覆灭。希腊人士气大振,一连挑战三天,终于使波斯人出战。阿尔铁米西昂海战的结果,虽然波斯人损失更大,但希腊人也代价沉重,尤其雅典损失过半。这样的消耗战无疑对力量弱小的希腊不利,所以在战略上实际是一个失败。

温泉关失守消息传来,海峡的扼守已无意义,希腊舰队于是南下,雅典人则留在萨拉米司岛从事撤退工作。波斯海军进到10来公里外的法勒隆港。

(二)双方的战略计划和战术原则

这时,波斯海军无论在数或质上都大不如前了。两次风暴的袭击(共损失600艘以上的舰只)和海战的损失(应在100只以上的舰只,即超过希腊人),使其大大削弱。希罗多德虽曾提到由于征集了新征服地区的海军,波斯舰只并没有减少。但看来新补充的不会在700只以上,希罗多德列举的也只有色雷斯的120艘。因此我同意波斯舰队尚有200余艘战舰的说法^⑧。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波斯海军质量的下降。腓尼基人作为主力,风暴已使它的战斗力大大打了个折扣。地米司托克利在摩崖题辞,又离间了波斯人对爱奥尼亚人的信任,使这些同胞的民族意识暗暗萌动。

波斯人的战略思想,是尽快决战,全歼希腊海军。波斯方面也有人提出占领斯巴达南边的库铁拉岛(在修昔底德书中,可以看到半岛上还有很多便于占领的海岬),配合地峡上陆军的压力,迫敌各个屈服。而且半岛上亚歌斯人已暗中投降,可为之提供据点,这计划不能不说是毒辣的;后又有人提出陆军猛攻科林斯地峡,放希腊海军回援,造成同盟瓦解,这又正是雅典人最担心的。但这些韬略的实施都需要充裕的时间,而这是波斯人最缺乏的。

希腊的主要航海季节是春季,在盛夏的狂风暴雨之后,又有一段很短暂的风平浪静的时候^⑨。所以连特尔斐神谕也不忘给希腊人指明反攻的时间:“在播种(深秋前)或是收获谷物的时候(春季)。”^⑩波斯军队占领雅典是在9月(摩多牛斯次年7月重占雅典,这时离第一次占领雅典“相隔10个月”^⑪)。根据希罗多德描写的厄琉息斯密仪祭神队伍的幻象,暗示萨拉米司开战应在10月初^⑫。在即将到来的整个冬季,海军无法作战,海运也无法进行,陆军将失去补给,而贫瘠的希腊山地,又使这支庞大的军队无法以战养战。所以爱琴海“狂暴的西南风”和“秋季大风”已时时在掀动波斯皇帝薛西斯的心,使他迫切需要一次海上决战。

希腊一方在萨拉米司战前有军舰300多艘(希罗多德列举了366艘,埃斯库罗斯说310艘,在300艘以上当不成问题),力量对比仍处于劣势。

地米斯托克利的战略思想,就建立在希腊海军这种力量状况的基础之上。长期以来,人们认

为希腊船小、灵活,所以选择萨拉米司为战场,对此,我们也必须作一番考察。

首先,是否波斯人船大而希腊人船小?希罗多德在计算双方实力时明确指出,他排除了五十桨和三十桨(即单层)战舰,只计三层桨战舰。这是一种大约长 42 米,中部宽 6 米,吃水 1.2 米,排水 100 余吨的战舰,首部坚固,吃水线下装有金属撞角(“山羊”)。三层桨战舰始出现于公元前八世纪末,到公元前四世纪开始让位于更大的五层战舰。公元前五世纪正处在它的黄金时代,成为希波战争中双方的海军主力。修昔底德虽然曾提到“似乎在薛西斯远征前希腊……的海军主要由五十桨舰组成”,我以为这位求实的学者这“似乎”用得很好,它不足以否定希罗多德的记载:萨拉米司海战中提供三层舰最多的分别是雅典(180 艘)、科林斯(40 艘)和埃吉纳(30 艘),其余各邦都不超过 20 艘,这数字没有大的出入。地米斯托克利的造船计划,使雅典在战前新造了 200 艘三层舰,这时他们已敢于在叙拉古人面前自称是“拥有最大海军力量的希腊人”。^⑬而叙拉古,是希腊“最早使用三层桨战舰较多”的国家。据希罗多德记载,在萨拉米司海战的当天,几乎独立击败了迦太基舰队。至于后者,更“自公元前六世纪以来”在“(地中海)西方建立了商业上的垄断”,其力量足以“在整个西方保护腓尼基人,以对抗敌手希腊人”。^⑭科林斯是希腊最早建造三层桨舰的国家,还出口船只到航海发达的小亚萨摩斯!^⑮埃吉纳更是老牌海军强国,在雅典兴起前是希腊的海上霸王。总之,与想象的相反,希腊人的船不仅不小,而且为了装载更多的重装步兵,要更重些;为了冲撞敌人,造得也更加坚固^⑯。所以希罗多德明白地指出:希腊人的“船只比较重”。^⑰

第二,是否希腊海军的航海技术超过波斯人(“更灵活”)?这种说法同样出于想当然。波斯海军主力是腓尼基和小亚希腊城邦,前者号称“海上王”,航海和海战技术非常丰富,后者航海贸易的繁荣也早于希腊本土。而希腊海军的主力雅典人,如修昔底德指出的,本来是“陆地上的人”,“只是为波斯人所迫而从事航海事业”,这时尚新习不久^⑱,而这门技术在当时是“很难学得的一课”。我们可以看到小亚希腊人曾在暴动后操练突入敌阵的战术,几天后大家都累病了,拒绝上船。所以伯里克利指出海上技术“不是什么只是偶尔作为闲暇的职业”^⑲,即只有专门从事海上活动的人才可以精通。至于腓尼基船的航行迅速更多次受到希罗多德的夸奖,他们曾捕获三艘“放哨了望”的希腊船(一般担任侦察任务的是速度最快的船),所以波斯海军很藐视希腊人的航术^⑳,这种观念一直到萨拉米司战后才改变。

当然,无论在阿尔铁米西昂还是在萨拉米司的海战中,波斯舰队都因秩序混乱而召致损失。但这并非由于航术不精,而是这支构成庞杂的军队的正常表现。

由此可见,希腊人船少,舰体稍重而坚固,航行、海战技术较差,根据当时战术原则,只有在狭小的水域中才能发挥威力。希罗多德不是一个军事家,所以对萨拉米司海战叙述甚略,尤其忽视了对当时海军战术的分析,给我们带来一定困难。但相去未远且曾亲自统兵作战的修昔底德却为我们弥补了这个缺憾。

综观《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全书可以看到,当时海战技术不外这两种基本方式:一是巧妙地从敌舰旁边擦过,碰坏敌人的桡片,使之丧失机动力,然后回头撞击敌舰薄弱的尾部或侧部(迂回撞击)。这是“航海技术比较优越的舰队所要采取的正当技术”^㉑,它要求有熟练的指挥者和划手。一是直接向敌舰前半部撞击,同时甲板上的重装步兵用各种武器打击敌人。在这种“原始的作战方式”中,决定的因素是“勇气和气力”,海上技术生疏者使用它相当奏效。它需要使用的船只比敌人更坚固。因为实施迂回撞击战法需要相当长的距离来观察、加速和调头机动,同时为了保证整个舰队的战术动作,所以前一种作战方式利于在广阔水面上进行。而后一种战法,则适合在狭小的

水域内采用,排成密集的队形,使敌人无法穿越自己的阵线,迂回到侧、后方。在修昔底德书中,雅典将领福密俄和海战技术未精的伯罗奔尼撒人斗计,一个想把敌人引往大海,一个要把对手逼进海湾,就是这条战术原则的注脚^②。当迫不得已在大海上作战时,航术生疏者尾靠尾列成圆形阵线,而航行高明的一方则环绕其周围,等待敌人的混乱。修昔底德描写的这种作战方式在阿尔铁米西昂海战中可以清楚看见。^③

阿尔铁米西昂海战的结果恰恰证明,开阔的海面对数量多、技术熟的波斯海军有利,希腊人虽英勇力战,但并未获胜,只是因为波斯人“军容庞大”,发生混乱,才稍占上风。

地米斯托克利选择萨拉米司海峡作为决战战场正是遵循了这个战术原则:在这里不仅可以取消敌人的技术优势,而且使数量占上风的波斯人无法包抄后路。此外,雅典的老弱妇孺大都在萨拉米司和埃吉纳岛上,很难撤退;同时南撤后,海军势必完全落入斯巴达控制之中,这都是雅典无法接受的,但这个计划要得以实施却遇到很大困难。

对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盟国来说,前一段在中希腊作战只是为防御科林斯地峡赢得更多的时间。随着防御体系的修造,波斯军进抵关下,这使命已经完成,所以他们主张海军回撤地峡,配合陆军守关。同时他们认为,在地峡附近作战,失败后易于逃生,在萨拉米司却是被围困于死地。

地米斯托克利首先以雅典退出战争为威胁,逼迫联军海军统帅、斯巴达的优利比亚戴斯同意了他的计划。但次日夜晚,波斯陆军开始进攻科林斯地峡,伯罗奔尼撒诸邦又一次骚动起来,地米斯托克利于是派人到波斯营中,诡称雅典人决定投降,并报告希腊人准备夜逃,直到波斯人把萨拉米司围成铁桶一般,希腊海军才被逼上梁山,决心在这里背水一战。

(三)海战的胜利

希腊能在萨拉米司以少胜多,以弱胜强,除战争的正义性这一根本因素外,有以下原因:

首先,波斯人骄傲轻敌,计划完全建立在错误的情况估计上,一旦计划落空,就陷入一片混乱。

其次,正确的战场选择,使希腊人如虎添翼,波斯人优势顿失。

同时波斯军内部的民族矛盾也加速了他们的失败。

地米斯托克利的假情报,对急于结束战争的薛西斯正中下怀,命令封锁海峡西口;同时占领海峡东口的普叙列阿岛,以便在战斗时接应己方船只和人员。更重要的是“等败覆的希腊人从船上下来逃命时,好截击他们”^④;而主力则排成三列横队,摆在小岛对面的大陆边,同时逡巡往复,以防希腊人逸出。可见波斯人的计划是乘希腊人夜晚逃跑时半路邀击,主要战场在海峡出口之外。但出乎意料的是一夜中希腊人并不曾驶出,直到黎明,希腊舰队才在右翼斯巴达的率领下冲来。那高昂的呐喊声并不象溃逃,使波斯人感到“中了计”,“害怕起来”。同时彻夜的行动,使他们疲惫不堪,而希腊人却精神饱满。但意外发生了,可能由于畏敌也可能因阵线中有人故意拖后,为了调整队形,希腊人这时却向后倒划起来。这个情节,被充满爱国情感的埃斯库罗斯忽略了。这恰恰证明不是有计划的撤退,而是阵线中出现了不光采的懦怯,但客观上它却起了诱敌深入的作用。接连的始料未及,使波斯人章法大乱,也再一次使他们相信希腊人不堪一击。为了在薛西斯面前建立头功,右翼的腓尼基人(位于西北方,离希腊舰队最近)一马当先冲入海峡,其余的舰只也一涌而入,很快陷入混乱,互相碰撞起来。与波斯人“行动毫无任何确定计划”相对的,是希腊人始终“秩序井然”,退到萨拉米司城附近海峡最狭窄处^⑤,波斯人的混乱已达到极点,希腊舰队于是回头向敌人冲去。

狭窄的海面,使波斯人陷入困境。修昔底德对类似的叙古拉港内覆灭雅典海军一役的记载,使我们可以想见当年混战的场面:“从来没有这么多舰船在这么狭窄的水面上作战,因此用船首冲击船身的进攻方式比较少,因为……没有冲破敌人阵战向周围转动的机会……船碰撞船的时候比例多得多……甲板上的士兵总是把标枪、箭和石头不停地向对方舰上射去;当船舰相遇的时候,士兵们马上肉搏,两方面的士兵都想跑到敌舰上去……往往一条船舰撞击敌舰,同时又被敌舰撞击……发出的巨大声音,……使水兵长的命令完全听不见。”^②这里每一个细节都可以在希罗多德和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中得到证实。需要补充的是,萨拉米司海峡比叙拉古港更狭窄,容纳的舰只却要好几倍。

波斯军的乌合状况,也加剧了混乱:这支舰队的统帅是波斯人,船只却来自亚洲和非洲广大地区;就连一条船上,步兵也主要是波斯人,与水手民族不同,所以自然语言不通,号令不齐,战斗中的表现可想而知,无怪它给希腊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一片嘈杂”。更严重的是军中充满各种民族矛盾,除波斯人的民族压迫外,值得注意的是腓尼基和爱奥尼亚这一对世仇(长期以来,他们是贸易和殖民事业上的对手;腓尼基人还是镇压小亚暴动的主要刽子手),他们同为波斯海军的支柱,在混战中狭路相逢。希罗多德给我们记载了这类内讧,以至于腓尼基人认为失败在于爱奥尼亚人的背叛。很快,波斯海军统帅被击毙,前锋开始调头逃跑,后续舰只却还在纷纷前行,挤成一团,希腊舰只乘机围上去攻打。午后西风大起,使逆风而且船身较轻的波斯人局势更加恶化。希腊人凭借风力越战越猛,海峡内“一刹时看不到波涛,只见破舰的碎片和尸体。”一直战到黄昏时分,直到无力再战的波斯人乘西风退回法勒隆港。

这一仗,据带奥多拉斯记载,波斯人损失舰只 200 艘,希腊人自损 40 艘^③,所以谈不上“全歼”,但在战略上却是一次巨大的胜利:

(1)使薛西斯当年结束战争的打算落了空,地中海的雨季迫使他尽快撤退。

(2)希腊人夺得了制海权,波斯在失去海军的支持后,只能在希腊保持一支较小的陆军,决定了次年布拉底会战的结局。

(3)“全亚的人民不再尊重波斯的王法……波斯的王权崩溃了”^④,埃斯库罗斯的话虽有理想化成分,但从此小亚希腊人纷纷倒戈,使波斯在腓尼基人被削弱后,又增加了一个对头。从此波斯帝国不复染指地中海,使东地中海成为一片希腊世界,直到雅典海军被波斯扶持的斯巴达消灭为止。

总之,“波斯的一切都埋葬在萨拉米司岛上血红的泥沙里”^⑤。海上“木城”不仅拯救了濒于危亡的希腊民族,同时宣告了波斯帝国的中衰和希腊世界全盛的到来,这样的历史地位使海战的军事成就相形见拙,促使人们给它增添了一些神话内容,以至于直到今天对其具体过程的探究还不是完全无意义的。

注释

①《海战史》14 页,(德)米姆塞尔著,(美)史密斯英译,由美国海军研究院 1982 年出版。

②⑥⑩⑪⑫⑬⑭⑯⑰⑱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 635 页,703 页,685 页,788 页,750 页,695 页,748 页,731 页。

③同②585 页,落水者“又有些人给冻死了”。

④该城所出的船,“是仅次于西顿的最出色的好船”,同②668 页。

⑤埃斯库罗斯《波斯人》中译本 32 页。